

一轮明月照海上

日之夕矣,海水涨潮。蓝色波涌在水面缓缓起伏,一步步离人近了高了,激起浪花,先如雪狮咆哮,龙腾虎跃,近些像白鹅喧闹,不爭先后,卷着海沙,冲向岸边,漫过沙滩,终于力气散尽,散架一般退回聚合,周而复始,没有尽头。

今日立冬,明天是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五日。暮色越来越浓,风大了,月亮升起,几近浑圆,先是朦朧一团光斑,慢慢清晰透明,又闪进一片云里,忽然云朵洞开一缝,月光使春风雨露般洒下海面,波光映着月色。

月使人忧使人愁,海让人悲让人苦。海风吹久了,唇角亦生苦味。

沙滩三五人看海望月。人看月之美看海之大,月与海看人什么呢?一轮明月照在海上,四周是碧澄澄清朗朗的天,月色和大海同孤寂同永恒。这是昌江的海,海上生明月,照尽苦厄,照尽灾祸,愿四时吉祥。

黎陶八记

最初的文明之光,有陶器身影。先民刀耕火种岁月,早早知道陶器必良。那些粗疏的陶器,成为须臾不离的日用之什,舀水,盛饭,装物……想象旧时光,一尊尊朴素的陶器,挂在女人光柔的腰身上,捧在男人粗糙的手掌中,几千年,上万年。泥墙草屋或者洞穴树梢的人,住河边,海边,山边,城边,他们得闲,挖土玩泥,捏塑成型,烧制后,变成陶器。

肤色不同,族类不同,陶器近似。汉人如此,黎人也如此。黎家风俗,其中有仁,制陶之技,传女不传男,因而有女制陶男勿进习俗,更严防外人或男人偷学。女子体弱,得一技防身藏身,多些安妥。

制陶工具简单,木杵、木拍、木刮及竹刀、蚌壳、钻孔竹棍、竹垫之类。程序有八章:

择泥。

陶泥得黏性好,高岭土为上。将土打碎、晾晒,增其韧性。泥干后放入臼中,以木杵击打粉碎。

和泥。

倒水入泥,搅拌揉和,木杵反复槌打,静置风干。

制底。

陶泥擀面一般铺成薄饼状,放入倒扣的竹筛,以竹刀在陶饼上画圈作底。

盘筑。

搓泥成条,沿陶底自下而上,一条条盘筑成型。

修整。

用木板修整器皿,沾水捏牢沿边,刮去泥条接缝,抹平内外陶壁。

晾干。

陶泥放阴凉处十天半月,晾干。

烧制。

地上堆放石头,再一层一层搭木柴架。将陶坯倒扣柴堆,盖上干稻草,放一烧好的陶器作引子。点火前,年长的制陶妇人绕陶堆唱《赶鬼歌》祈愿。众陶人尾随其后,边歌边舞,一边说道:此地今日烈火烧陶,各方神灵护佑功高;妖魔鬼怪快快走开,不要在这里作祟使坏,损我陶器分毫。

淬火。

柴火渐渐熄灭,陶器烧至通红,用木棍挑出,洒上华楸树皮浸泡出的红色汁水淬火降温。树皮水渍星星点点,在陶身化作永不消失的斑斑纹饰。

黎家陶器多为碗、钵、盆、盘、罐、蒸酒器、蒸饭器、缸等日用品,可自用,也能以物易物。

黎陶连接生死。黎人出生时,家中长辈会制作陶罐,放在婴儿床头下;百年之后,陶罐则会代替墓碑,陪伴长眠。



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五卷本“胡竹峰作品”,《中国文章》《民国的腔调》《雪下了一夜》《惜字亭下》《黑老虎集》等作品集三十余种。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丁玲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刘勰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

背带

燕 葩

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割韭菜;韭菜花,结亲家。亲家面前一口塘,打条鲩鱼八尺长。大头拿来熬汤食,尾巴拿来入学堂……

多少次下班回家,我都能看到婆婆身背着我的女儿,在厨房不紧不慢地忙碌,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我熟悉的客家童谣,我心中和爱有关的旋律轻轻地荡漾。

我的女儿,在婆婆的背上长大。这根粉红色的背带,是婆婆从老城的太平街买来的,中心一个四方布,每个角延伸一个一米五左右的绷带长绳,四方布上绣着两只喜鹊。这极具年代感的背带让我觉得它在当下肯定派不上用场,直到我看见我的孩子在婆婆背上笑得咯咯响,有时候甜蜜地睡着。

我怀疑我是个假妈妈,我从来没有背过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怎么使用这种简单的传统背带,

我害怕孩子会从我的背上滑落下来,尝试过几次没成功只好放弃,但凡我带孩子,就抱在怀里。

我对婆婆那娴熟的系背带的动作感到十分震惊。她把绷带长绳甩开,将绣着喜鹊的四方布摊开,托在女儿的小屁股上,一边扶着一边拉扯,把一端的长绳从女儿两边腋下穿过,然后绕到胸前,她一只手拽着女儿胸前的两根绳子,一边扶着女儿的小屁股,然后半蹲着身子,将女儿提到自己的背上,将背带另一端的绳子绕过女儿的小短腿,然后拉着背带的两端绳子缚紧,绕几圈,在胸前打个结固定后再将长长的绳子打个蝴蝶结。

她在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系背带的动作,直到有一天,我的女儿大声嚷嚷:“阿麻麻,我要下来……”此后,再也不愿爬上麻麻的背,坚持自己在地上活蹦乱跳。

客家人喊祖母“麻麻”,音似“妈妈”,小丫头喜欢恶作剧,故意喊得模糊不清,我和婆婆经常不知道女儿在唤谁。如果是麻麻回应她就故意说我叫妈妈哦,相反,如果是我回应她就会说我叫麻麻哦……我们嗔怪她是“小丫头骗子”,她捂着嘴巴笑,眼睛透出狡黠的光。

我看着淘气的女儿,她笑呀,跳呀,跑呀……直到她跑向了我的童年,在那个遥远的小山村,和年幼的我重叠。我在我的麻麻背上欢笑或者哭闹,有时睡得安稳。属于我的那一根背带是红



画里水乡

李海波 摄

◆灯月闲话

古人的夜生活

赵 锐

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说的就是正月十五夜,街上灯火通明、烟花闪耀、车马喧嚣、游人不绝的情景。据说,宋朝时,宵禁制度放松,汴京城的夜生活尤其丰富。《东京梦华录》中说,在元宵节这天晚上,游人齐聚御街,街上有表演歌舞百戏的,有杂耍卖艺的,有玩蹴鞠捶丸的,还有摆摊卖药、卖小吃的,人们三五成群,或从容游走,或驻足观赏,或大肆采购,或嬉笑谈心……昔日夜间寂寞寥落的街道,瞬间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样的好日子,自然也是情侣约会的绝佳时机。宋代词人辛弃疾写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因为街上行人太多,诗人在人海中

都仿佛与弯曲的军号相通,并随着号声的节奏汇成了不可阻挡的旋律。

因为号兵要跟随首长指挥战斗,每次作战都很危险,他们往往是第一个跃出战壕,所以极易被敌人击中。张泽宽从当连里的司号员到当团里的司号长,是提升,也是替补——号兵在战场上牺牲了,需要立刻替补。想起牺牲的战友,张泽宽不由地流下了热泪:“是替补他们,才把我替补到司号长的位置。”

在部队,张泽宽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大小数十次战役。在战斗中,他负过三次伤。在山东龙爪屋战斗中,他第一个跃出战壕,站到土岗上吹起了追击号。战士们在号声的鼓舞下,奋不顾身地追击敌人。这时,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小臂,小臂上有块肉耷拉下来,血水也顺着耷拉的肉往下滴,可他全然不觉,眼中只看到战友们在他的号声中前进的身影和疾奔的脚步。直到战斗结束,他才看到自己被血染红的手臂。在中原战场上,有一次攻打漯河时,他依旧第一个跃出战壕,依旧站在高处吹起了冲锋号。正当他的号声为胜利而祝福的时候,一颗炮弹迎面向他飞来,他连忙向后躺下,由于动作过猛,躺下后双腿掀起,结果左腿被炸成重伤。张泽宽慢慢地卷起裤管,弹片留下的伤疤和他胸前的军功章一样闪亮。在黄水涡战斗中,张泽宽的战马中弹倒下,把他的左腿死死地压在身下,他趁着战马最后喘息时的提气间,才把腿从马下抽出,然后拉着营长的马尾巴,跑了一里多路,才冲出了敌人的包围。突围后,他才看到自己左腿在流血,鲜血淤积成血块,像半干的泥巴紧贴在

色的,是麻麻最喜欢的颜色,她觉得红色喜庆,可以带给我平安吉祥。每当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大地,麻麻使用那背带轻轻将我背起,一步一摇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那背带,仿佛成了我与奶奶之间的桥梁,连接着两代人的情感。

背带之上,是我那小小的身躯;背带之下,是奶奶那瘦弱的肩膀。每当我趴在奶奶的背上,总能感受到那份温暖与安心。奶奶的步伐虽然缓慢,但却坚定有力。

麻麻老得吃不动饭了,生命随时都有可能被抽离。我每次放学回家都对她撒娇:阿嬷要长命百岁呀,以后帮我背孩子好不好嘛?她笑得恍惚,当然好呀,你安心工作,我帮你背。继而又失落叹息:“哪有那么好彩,活到你结婚生子。”“有的有的,你不帮,我就要自己背了,你不心疼呀?”她当然是心疼的,她当然是想的。彼时,她已离世,疼不到,也想不到了。

我叙说麻麻和背带的同时,为客家女人那砒铍深情感动,麻麻的背带是母亲精神的延伸。麻麻把投注在儿女身上的母性情怀经过数十年的窖藏发酵后酿成琼浆玉液滋养着子孙,把那小小的人儿满心满意地疼爱着,小心翼翼地呵护着。

从过去到现在,从乡村到城市,叫“麻麻”的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她的背负。岁月深处,是一个个客家女人的勤劳与承担。

找了千百回,也寻不到心上人的身影。正要放弃希望时,猛然间一回头,竟看到了正在灯火零落处站立的她。好不甜蜜浪漫!

当然,除了这些特殊时节,古人平时也并非完全没有夜生活。毕竟,宵禁是禁止在大街上游荡,并没有规定人们要立刻睡觉。古人还是可以邀三五好友夜谈畅饮,或者像苏轼乘兴去赤壁夜游那样,到近处游玩一番的。抑或谁都不约,只是观星星、赏月亮,听风声、闻鸟鸣,与自然对话,与心灵絮语。

深夜独处,他们或灯下夜读,或竹下抚琴,或于月下饮茶、饮酒、吟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与月亮、影子为伴,排遣内心寂寞;“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把酒问天,思索人间悲欢,感悟生命意义。就是在这样无数个清幽的夜晚,篇篇佳作横空出世了。

而今,我们的夜生活发达,很多繁华都市甚至堪称“不夜城”,这是古人无法与我们相比之处。但是,试问,我们又有多久没有抬头看过星星、月亮,把自己交还给自己了呢?在这方面,我们许多时候恐怕又无法与古人相比了。

大腿的皮肉上。

退伍时,部队医院鉴定张泽宽为七级残废军人,后又患有高血压、脑震荡后遗症等多种疾病。张泽宽戴上黑色的鸭舌帽,每天早晨都要早早地起来,黎明前到村头散步,不管是阴天还是晴天,也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天天如此,年年坚持,从不间断。由于他每天坚持散步,身体越来越精神,上级发的公费医疗本,他多年都没用过。有人问他为什么天天能够早起?又为什么能够天天坚持到村头散步?张泽宽和藹地笑道:“这都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

每年春节,县人武部和民政局的领导都要上门给他拜年。有一年,县人武部政工科的小王在他给年拜年时,特意把手机里收藏的军号声播放给他听。当张泽宽听到那高亢激昂的冲锋号时,表情庄严,目光炯炯,全神贯注,雕塑般的体形宛如吹号,仿佛又回到了战场,回到了抗击日寇和蒋匪的岁月。

报社有一位诗人记者,在采访张泽宽时,特意为他朗诵了大诗人艾青的著名诗篇《吹号者》:——他以对于丰美的黎明的倾慕吹起了起身号,那声响流淌得多么辽远啊……世界上的一切,充溢着欢愉,承受了这号角的召唤……

听着诗人记者声情并茂的朗诵,张泽宽默默无语,泪流满面。直到诗人记者朗诵完了,他才慢慢地说:“这是为我们号兵写的诗,是写给我死去的战友的,也是写给我的。”

在上海吃春天

储晓琴

上海有一道很特别,价格也很亲民的野菜“草头菜”。

今年的早春时节,我带着女儿去上海玩。所住酒店的自助早餐里,有个比较特别的品种叫“草头饼”。小小的饼,煎得两面金黄,里面又夹杂着丝丝缕缕的绿色,看起来很勾人食欲。一口下去,软软糯糯的,一股清香弥漫于唇齿之间。我以为这个“草头”就是芥菜一类的野菜,早春的芥菜肯定比其他季节的要香,所以,我对这个“草头饼”并没有多想。

第三天,我和女儿从虹桥火车站坐17号地铁,去上海郊区的朱家角古镇游玩。一天时间,看不尽小桥流水商铺林立,听不尽市声如潮笑语喧嘩。中午,我们去一家名为“枕河人家”的饭店吃饭。上到二楼,捡一个临河的窗户坐下,窗明几净,杯盏齐全,视野开阔。居高临下,清风徐来,真是惬意!往左看,一群群老外穿着各色中式长袍,在楼下的城隍庙前排队和石狮合影,往右看,船夫摇着橹,唱着曲,小木船丝绸一股迅捷地划过碧绿的河面。

老板拿上菜单,我看到有一道名叫“草头圈子”的菜,瞬间好奇心爆棚。这是道什么菜呢?难道上海人为了追求精致和完美,把野菜做成圆圈的样子再下锅炒?立刻点了一份。菜做好端上来一看,原来是一盘连茎带叶的豌豆苗炒猪大肠。豌豆苗做垫底,上面整整齐齐地摆着切成小圆筒状的十截猪大肠,豌豆苗翠绿,猪大肠暗红,翠绿配暗红,很是好看。

迫不及待地夹起圈子,入口即烂,再夹一口豌豆苗,清香扑鼻,柔软爽滑。圈子油腻,草头解腻,一口圈子两口草头,搭配起来吃口感绝佳。

我问老板,这个是豌豆苗你们是怎么做出来的?比我自己做的好吃多了。老板说,这不是豌豆苗,是草头,草头只有我们上海这边才有,也只有春天才有。你们有口福,赶上了好时候。等过段时间天气热了,草头老了开花了就不能吃了。我问,草头是草吗?开什么样的花?老板说,是草也是菜,草就是菜,开黄花。

我记得豌豆的花是蓝紫色的,看来这草头确实不是豌豆苗。

饭点已过,店里人不多。看到我对草头充满了好奇,老板就去厨房拿了一小把草头给我看。碧绿的颜色,纤细的茎秆,每根茎秆上长着三片叶子,哦,这不是公园里随处可见的酢浆草吗?仔细一看,又不是。酢浆草的三片叶子很紧凑,围成了一个圆。草头的每根茎秆上也有三片叶子,但这三片叶子中,有一片位置较高,另外两片稍低并呈中轴对称,并不是圆形。

老板说,再来个我们上海的本帮菜酒香草头给你们尝尝?菜端上来,原来是一盘凉拌的酱干拌草头。酱干切得细如发丝,草头叶片舒展,颜色碧绿。菜香混酒香,吃进嘴里有奇异的、瞬间就渗透进五脏六腑里的清香。

我把两盘草头拍照,发到朋友圈,镇江扬中的一位诗人看到了,告诉我说:草头就是南苜蓿,是苜蓿的一种,扬中乡野里也随处可见。扬中人用草头做田里的绿肥,所以叫它秧草。又由于草头开黄色的小花,因此也有个名字叫“金花草”。扬中有一道春天的时令菜“秧草烧河豚”,秧草能解毒。亲朋好友聚餐时,喜荤者吃河豚,食素者吃秧草,各取所好。扬中还有秧草烧带鱼、秧草烧鳊鱼、秧草烧河蚌这些菜。春天,扬中的普通人煮秧草粥、做秧草汤也很常见。

我查了下资料,苜蓿原本是马的饲料。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苜蓿被引进中原。作为一种优良牧草,汉武帝时期,苜蓿在汉代朝廷主导下就已推广至关名各地。明代的《野菜谱》里也有苜蓿,名为“黄花儿”,“黄花儿”,即外草。不爱尔花,爱尔充我饱。”也就是说,在明代,苜蓿是可以用作充饥的野菜。

春风至,万物生。我没有去过草原,不知道今天的北地边疆,苜蓿是否依然作为马的主要饲料而大量种植。但我知道,南方人在春天把草头端上餐桌,不仅仅是为了尝鲜,也是为了以吃的方式来表达对春天的敬意,对传统农耕时代的缅怀。

